

兩岸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與台灣因應作為之分析

張國城

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摘 要

本文旨在分析中國會在何種情況下武力攻台？會採取哪些方式攻台？本文還將分析中國對於美國援台的基本想法，以及美國援台時的考量。作者認為，中國是否採取軍事手段犯台，端視北京對「台灣在武力進攻下屈服之可能性」的評估，以及台美合作的強度。前者決定北京的軍事手段選項；後者不僅影響動武與否的決斷，更直接影響中國犯台攻勢的成敗。台灣應當強化地面部隊基礎訓練，並且作好協助美軍來援的準備，使美國降低援台的躊躇及準備時間，增加美國援台時可採的選項和效率，對台灣的安全將有更大的貢獻。

關鍵詞：中國軍事、臺灣軍事、台海衝突、美國亞太政策

兩岸是否會發生軍事衝突？這繫於中國是否會武力攻台。然而中國會在何種情況下武力攻台？會採取哪些方式攻台？一直是過去台灣人最關切的問題。本文還將分析中國對於美國援台的基本想法，以及美國援台時的考量。這點對台灣的生存非常重要，但是似乎很少有人討論。最後，筆者將簡單分析如果中國真的發動戰爭，台灣有哪些應作而未作的準備，以為本文作結論。

壹、中國武力犯台的時機

根據 2015 年中華民國國防部的《104 年中共軍力報告》中，評估中共犯台的可能時機計有 7 項：1.台灣宣布獨立、2.台灣明確朝向獨立、3.台灣獲得核子武器、4.內部動盪不安、5.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對話的延遲、6.外國勢力介入台灣島內事務、7.外國兵力進駐台灣等，都是共軍犯台的可能時機與選項（呂昭隆，2015）。在《109 年中共軍力報告書》中，列出中共可能武力犯台的七種時機，也僅在順序上略作改變。

事實上，以上 7 點都容易形成誤導。因為中國始終認為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是必要的手段。以上 7 點不僅全由中國所詮釋，缺乏一致而可信的標準，同時更忽略了一個現實問題，那就是「縱使沒有發生以上 7 件事，也不代表中國就不會武力犯台」。

真正會影響中國作出武力犯台決策的情況，應該是：

1. 就可能採用的想定所需的軍事力量，以中方評估認為已具備絕對優勢，傷亡、內部經濟損失均在可容許的狀態；
2. 當時的客觀情勢讓中國認定美國不會前來援助，或來援助的規模、形式在中方評估中都可以克服或排除；
3. 確信以武力逼迫中華民國政府配合中國的政治主張，也就是說要台灣政府「做」或「不做」甚麼，已經可以達成。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經常認為中國會對武力犯台在其決策中的順序有所調整，所以常會有一些常見論述如「現在解決台灣問題不是中國最優先

的事」等等。事實上，中國是計畫經濟體系起家的，強調各個部門都要有所績效，一定期間內必須達成一定的工作績效，因此沒有哪個部門優先與否，攻台最重要的是軍事資源的整備，更是相對獨立於其他領域的。中國只有以一種手段支援另一種手段以達成總目標的概念，軍事手段是支持其他手段的工具，而其他手段也支持軍事手段的運用。

去分析台灣哪些行為是否「符合」中國的犯台條件意義是非常有限的。因為中國對於情勢和利益的掌握非常明確。更不會被自己的宣傳所迷惑，因為那是要迷惑敵人、統戰對象和自己群眾的。

譬如說，中國經常宣稱領土主權完整是其核心利益，但是對於同樣被它認定的「領土」，它的政策和處理方式可能截然不同。譬如藏南地區是中國認定的領土，目前是印度的「阿魯恰納爾邦」(Arunachal Pradesh)，印度實質佔領並實施有效治理已經超過五十年，中國並沒有以武力收復它，也沒有因此和印度斷絕外交關係。被越南佔據的南海諸島也是同樣狀況。當然，這不代表中國對這些地方沒有軍事計畫，而且這些軍事計畫必然包羅萬象，從必要時揮軍進攻收復領土，到防止其他國家借用這些地方作為攻擊中國的軍事基地，必然都在中央軍委的計畫清單之中。但沒有明顯證據說明中國就必然要使用，或是有一個使用它的時間表。

若干外國人士也持類似看法。美國前國家情報委員會東亞國家情報官柯佛 (John Culver) 就曾表示，他不認為台灣問題與角色會因中共二十大而改變，他對 2049 年被人解讀為中國統一的「最後期限」，這個說法持謹慎態度；柯佛也強調，無論「最後期限」的說法如何，都不能忽視，解放軍將在 2030 年或 2035 年，擁有對台動武的能力。柯佛認為，大陸的最終目標不是進攻台灣，而在讓兩岸執政當局透過談判，建立正式而長期的兩岸關係的過程。動武形同踩破紅線，將台灣永久阻隔在這個進程之外。如果 2049 年是開始正式統一進程的目標，那大陸的兩岸政策將在 2030 年後的某個時候與過去截然不同 (王子瑄，2021)。筆者認為，這個說法比較合理，畢竟 2049 年距今仍有 28 年，中間仍存在許多變數。

就中國目前的對台作為，仍以「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為宣傳口號。可能的作為包括：

一、以武力行動，逼迫台灣簽訂具有高度約束性的政治性協議 (如「和平協議」)。

這有兩個好處。第一是武力的使用可有限度，不用一次就進到全面性的戰爭；第二是若能成功一次，就可能形成一種慣例，之後若中國不滿意統一的進程，可以繼續加壓，因為台灣當局已有屈服的前例。中國也可以在這個過程中逐步適應、應付可能的國際壓力，避免驟然的內外外交、經濟衝擊。

如果是採取這種方式，台灣目前控有的一些外島就是中國可能的武力對象，其中最可能成為戰場的地方就是東沙島。東沙島離中國近、台灣遠，中國可以很輕易地在這裡形成局部的兵力優勢。台灣不可能派遣太多兵力來防衛東沙島，而讓台灣本島陷於危險。同時，和南沙群島不同的是，沒有東南亞國家宣稱對東沙島有主權，因此攻擊東沙島不會引起東南亞國家的反對，引發的國際糾紛會最少。

除了美國之外，沒有國家能阻止中國奪取東沙島。但是美國長期的戰略模糊政策，讓美國從來沒有明白宣示是否會防衛東沙島，一旦衝突爆發，美國國會是否會授權總統出兵防衛東沙島？就算國會同意，美國要採取怎樣的軍事行動才能阻止中國？由於美國的政策，美國從來沒有和台灣聯合演練過如何防衛東沙島。這些問題對中國可能都是危險的鼓勵。中國如果採取包圍或打了就跑的突襲，美國可能也不會冒著和中國發生全面戰爭的風險，以軍事手段干預中國對東沙島的侵略。

至於金門馬祖及鄰近小島，臺灣長年有大軍駐守，各類戰場經營和兵火力配置遠比東沙島強大，雖然近年來裁軍，但仍較東沙島防禦堅強。更重要的是距離臺灣比東沙島近，國軍海空增援容易許多。此外，金馬有東沙島沒有的大量常居平民及商業聚落，兩地居民的政治傾向也較支持中國，因此中國攻奪金馬及週邊島嶼的政治考量遠大於東沙島。

二、以所謂「灰色衝突」方式，強化台灣部分民心的失敗主義， 並且測試國軍防衛效能。

但以目前來看，這類行動不會是攻台前奏。因為攻台無須先行以這類軍事上意義有限的行動，提醒我方加強戒備；真正攻台必須調集足夠的兵力，也不是這種灰色衝突所能夠掩飾的。

三、直接發動進攻，摧毀在台灣中華民國政權及其一切抵抗力量。

如果進入這種階段，就軍事作戰的層面，相關的討論很多。由於機密資料無法取得，因此不容易評估「在所有可能的想定下，雙方軍隊所能發揮的真實戰力」、「在對方火力之下，任何一方戰力能夠發揚和被摧毀的比例為何」，還有「雙方主戰武器在戰場上交鋒，勝敗誰屬」...之類的問題。因為缺乏確實資料的根據，所以本文不做這個方面的討論，不過，中國採取這種行動的前提，必然是認為攻台有極大的勝算，或者是台灣對於中國的軍事攻擊將不作太大的抵抗。當一國過於樂觀地看待敵國的意圖時，便可能會失策陷入戰爭。

其次，就是中國對美國援台的可能性判斷為極低，或是認為美國僅會作極其有限的支援。因此，中國對於美國援台的判斷、與對美國援台的反制準備是否完善，將是決定中國是否武力犯台的重要因素。

貳、中國怎麼看美國援台

中國一定會將美國來增援台灣的狀況納入其軍事計畫中。雖然美國對台灣仍然維持「戰略模糊」——最近的一次是美國總統拜登任命的首位白宮國家安全會議印度—太平洋事務協調官坎貝爾 (Kurt Campbell)，在 2021 年五月公開表示他反對放棄美國針對中國侵台的戰略模糊政策 (Brunnstrom & Martina, 2021)，但是在中國這一方面，從毛澤東時代就強調「立足大打，爭取小打」，意思就是做好最壞打算 (大打) 的準備，才可能得到只需要「小打」的結果。在台海問題上，「大打」當然就是美軍介入，甚至和美國全面發生戰爭；中國認為要做好這種「大打」的準備，才可能

爭取到「小打」的結果。在這裡，中國認定的小打，筆者認為是僅用武力的展示或極有限的軍事行動，威逼台灣在政治上自動妥協出中國所要的結果。

毛澤東的另一句名言就是「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這也是今天中國面對美國可能介入時，在擬定戰略戰術上的指導原則；就是不要害怕美國，美國強歸強，但不是所向無敵，仍有吃癩的紀錄；更不是處處無敵，因此形成局部軍事優勢還是可能的。但在戰術上當然要極度重視美國的高科技、以及高科技下可能用來對付中國的戰術戰法。

從 1949 年之後，中國和美國唯一直接的戰爭就是韓戰。中國在出兵介入韓戰前，美國已經參戰了，中國是基於出於「救火隊」的心態而出兵，面對已經在朝鮮半島的美國陸海空軍優勢戰力，中國採取了「奇襲」的方式。今天，雖然時空環境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中國還是必然會盡量採取奇襲的方式以爭取先機；中國縱使做不到戰略上全面奇襲，至少「在特定區域、特定作戰方式上對台灣或美國的部隊或軍民用設施展開奇襲」，仍然是可能的。

中國也知道美國調動兵力遂行軍事行動需要受到政治上的層層節制，這也是民主國家的特色，調動越大的兵力，從事規模越大的戰鬥行動，所需要受到的節制也越多。因此，中國必然出動大量兵力，讓美國必須也動員大量兵力才能有成功的合理公算。但美國基於越戰的經驗，無論行政部門抑或立法部門，對於出動大量兵力到亞洲會非常小心，因為中國絕對是一個強大的對手，它的實力絕非 1991 年波灣戰爭中的伊拉克，或是反恐戰爭中的阿富汗可以比較。當然這不代表美國一定打不過中國，而是代表美國如果打算為了援助台灣而和中國開戰，所需要進行的軍事準備必然是史無前例的。

過去，中國在許多領域上都遠遜於美國。在波灣戰爭的時候，美國擁有相當多種中國所沒有的武器，諸如偵察衛星、空中預警系統 (AWACS)、以及精準導引武器 (precise guide weapon, PGW)。即使雙方都擁有的系統與載台—諸如反艦飛彈、指管通情 (C3I) 系統、戰鬥機，以及潛艦—而言，美國所擁有的也優於中國。但是誰也不能否認，二十多年後的今天，雙方

軍事實力的差距已經拉近。以海軍來說，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現役軍人約 29 萬人，船艦 500 餘艘，包括 2 艘航空母艦、1 艘兩棲攻擊艦、8 艘船塢登陸艦、39 艘驅逐艦、116 艘護衛艦、76 艘潛艇，海軍航空兵擁有飛機 700 餘架。目前解放軍海軍現役艦艇數量位居世界第一，現役艦艇總噸位位居世界第二，是亞太地區最大規模的海上武裝力量，雖然缺乏實戰經驗，仍被認為是世界上綜合實力僅次於美國海軍的第二強海上軍事力量。中國絕對不會認為美國在中國攻台時會袖手旁觀，其一切軍事準備，不只是在壓倒國軍的防禦，也是在為和美國作戰而準備。

參、美國援台的考量

關於美國目前的對台政策，有幾種具代表性的說法。美國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學者勒納（Jon Lerner）在 2021 年 4 月 29 日投書媒體指出，美國的嚇阻力向來是能阻止中國拿下台灣的力量，但是在美國面臨愈加危險和獨斷的中國共產黨的此刻，人們要問是否有任何理由，相信總統拜登在外交上是來真的，從拜登對俄羅斯網路攻擊、干預美國選舉等惡意行動祭出的制裁行動來看，勒納認為拜登釋放出的訊號是軟弱，而非強大。也許會讓中國領導人認為，他們可在沒受到美國太大的阻擋下，奪取台灣（自由時報，2021a）。另一位在台灣頗具知名度的學者易思安認為（自由時報，2021b）：

.....台灣布滿防禦性武器，可動員的臨時兵力更高達 200 萬人，且台海之戰未發生之前，誰也不知道究竟結果如何，且台灣與中國擁有許多相同的條件，同樣都能攻擊彼此的衛星，都能削弱對方的經濟，也互有國民居住在對方的領土內，因此關鍵應該是在「美軍能做些什麼」，與 1979 年就沒打過仗的解放軍不同，美軍充滿戰鬥經驗。

軍事上，中華民國不可能在沒有美國明確的支援下對抗中國的進攻。只要美國沒有協防台灣的明確行動，即使中華民國能在一些局部的軍事作戰中取得勝利，也不可能阻遏中國的野心，因為基於復仇心理和顏面，中

國勢必會捲土重來。

關於美國是否對中國武力犯台進行干預，影響美國決斷的因素會包括：

第一，中國武力犯台的目的，是威嚇台灣，抑或是逼迫簽訂協議，還是全面摧毀獨立於中國的台灣政權，以達成統一？對此有沒有可靠且足夠的情報？這點可見於北韓歷次的挑釁行為，美國除了提高駐韓美軍的戰備程度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先蒐集、統整情報，確定這是擦槍走火？武力威嚇？還是全面發動戰爭的前奏？

第二，當時美國和中國之間的外交關係好壞？這會影響美國國內的支持程度。如果外交關係已經相當惡劣，美國可能就會直接投入作戰。如果還處於可以溝通的境地，外交手段還是必然會在動用武力前先上場。外交指導軍事是美國政治行為的絕對原則。這點的由來和具體實踐可以另以專文敘述。簡單的說，美國會立刻作出決斷的事件，首先當然是威脅美國自身安全的事務。一次大戰德國攻擊美國船隻、二戰時日本偷襲珍珠港，都是導致美國參戰的原因。九一一事件後立刻啟動反恐戰爭攻打阿富汗也是一樣。因為美國是三權分立的民主政府，執政者不能坐視人民遭受攻擊而不作反應。也因此中東問題長居決策的重點，因為中東石油和美國人民的生活有關。其次是盟約的有無。從 1620 年的『五月花號公約』以來，美國就是契約政治的國家。美國認為同盟條約可以釐清美國的責任和義務，也是嚇阻敵人最有效的工具。盟約的內容當然代表承諾的高低。如果連盟約都不願意訂，其實也就暗示著承諾有其限度。只有無法完全履踐盟約的情形，極少有超過盟約以外加碼多給承諾的情形。

中國知道美國重視盟約的心態，因此在 1954 年，美國推動成立「東南亞公約組織」，這是北約組織在亞洲的再版，也是美國在韓戰剛結束之後希望避免亞洲再次爆發類似這種衝突的作法。當時中華民國和『東南亞公約』的大部分成員國仍有邦交。一旦這個亞洲版北約成形，中華民國又加入，一方面確保了台北當局的正當性，一方面讓中共未來可能的對台軍事行動（解放台灣）增加更多難度。因此，毛澤東決定以軍事行動方式，在台海挑起危機（史稱九三砲戰，或第一次台海危機），讓東南亞各國發覺台海是軍事衝突熱點，為了避免捲入而拒絕台北加入。這就是擔心盟約形成的保

障。結果美國在無法讓東南亞各國改變主意的情況下，選擇單獨和台北當局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雖然還是出現了一個毛澤東不想看到的東西，但因為中共的危機邊緣策略，還是在「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裡，加入了對國府反攻大陸的限制條款，以及對外島地位的模糊化（Tucker, 2011: ch.1）。

和 60 多年前相比，今天中國的實力更強大，而且也已經和美國建立外交關係，所以美國是不是還會像當時一樣，以外交指導軍事的方式來面對未來中國對台灣的威脅？可能性應該還是非常高的。當然，中國也會記取當年的海峽危機，反而讓美國原本的戰略模糊轉為一定程度的清晰。所以，這應該也是目前中國對東沙島還按兵不動的主要原因。畢竟若美國因東沙島被奪而積極援台，甚至給予台灣某種程度的外交承認，難道中國因此懲罰美國，對美國實施軍事報復嗎？這等於是走上日本當年發動珍珠港事變的老路。

第三，鄰近國家的態度與反應。如果鄰近國家都希望美國趕快介入，並且願意美國利用在他們境內的基地，則美國的行動彈性會大增。如果周邊國家的態度消極，必然削弱美國支援的意願和能力。美國今日援台的最大限制因素之一，就是在台灣沒有軍事基地。美國實施任何大型軍事行動，都需要依托一定的軍事基地，純粹從航空母艦實施「武力投射」，或從本土基地出動戰略轟炸機實施遠距離打擊當然可行，但是中國兵力太龐大，可能已經不是出動少數兵力就有效果的。如果能利用鄰近國家作為基地，將更有利於美國軍事行動的持續，在政治上更是鮮明的訊號。

第四，中國武力犯台的方式。是海上封鎖、空中攻擊抑或已經展開登陸作戰？範圍是在東沙、南沙，還是金馬等外島？雙方的戰況如何？台灣的損失、內部的局勢如何？續戰的意願和能力為何？由於美國目前在台灣沒有部署成建制的戰鬥部隊，若干顧問或情報合作人員應該有，但這和能具體進入作戰是兩件事，也不代表有這些人的出現，就能保證美國對台灣的軍事義務已經明確化。因此，一旦戰爭開始，首當其衝接戰的一定是國軍。國軍到時候打得怎麼樣，台灣內部狀況如何，是堅決抵抗還是打算談和，都是美國出兵的決定因素。

第五，根據四的方式所要達成的戰爭目標，目標是否清楚、明確而易

於評估？美國針對中國的各種攻台舉動，是直接對中國發起或支援的基地實施攻擊，抑或協助台灣軍隊攔阻和防衛中方的攻勢？美國需要採取的作戰方式為何？美國二戰後歷經多場戰爭，認為獲得勝利的，都是在於戰爭目標明確，而又達成了這些目標，而不是在於殺傷敵軍的多寡。而被認為失敗的，全都是戰爭目標不明。而不是傷亡大於敵軍或是美國在政治上失去了哪一塊領土或必須接受甚麼談和的條件。美國四年選舉一次總統，兩年進行一次期中選舉，換句話說，對外戰爭每兩年就要接受檢驗一次，因此有沒有「設定目標」，目標設定了之後有沒有達成，在政治上非常重要。

第六，要採取這樣的作戰方式，美國需要出動多少軍隊？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中，美國大概出動了百分之五十的陸軍現役作戰師，百分之四十六的空軍戰鬥機聯隊，六艘航空母艦與護航艦隊。鑑於中國兵力之大，美國要出動的兵力恐怕非常驚人，因此決定戰爭目標在軍事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就算僅是協助台灣防衛，海空軍投入的兵力，考量到中國的攻台兵力，不能僅靠海上的航空母艦，一定要依托陸上的基地。台灣本身有沒有符合標準且足夠支援美軍開展和作業的基地，目前看來並不樂觀，或者說根本沒有這方面的準備。

第七，美國在此一地區の後勤能力，是否能支撐將要派出的軍隊遂行作戰？現代戰爭對後勤的要求極大，第一次波斯灣戰爭時，美軍五十多萬大軍的後勤相當部分是由沙烏地阿拉伯負責的。沙烏地阿拉伯提供了美軍和多國聯軍所需要的營區、訓練設施用地、港口、機場，也幫忙出錢雇用非戰鬥人員支援戰鬥行動。今天中華民國有沒有能力對來台助戰的美軍提供足夠的後勤支援？就現在的狀況，中華民國可能連自己軍隊的後勤都難以滿足，甚至還希望美軍能順道支援。另外，這可能是美軍第一次碰到補給線會遭受威脅的區域戰爭。中國在軍事實力完全被削弱、外交上沒有達成停戰之前，是有潛力對美國的補給線有效地發動一定程度的攻擊。因此，台灣可能還要保護好自己的港口、機場以掩護美軍。另外，美國也會評估是否能達成作戰的目標，而傷亡能在承擔的範圍。

第八，是否會造成美國其他方面利益的損失，如果會，是多少？能否用不干預中國武力犯台的方式去改變？

這些因素不完全有先後順序的考慮，而是有多項會同時進行。由於美國的政治決策過程和軍事力量的透明程度遠比中國為高，因此中國針對美國可能的政治決策和以上作為的了解與準備，很可能比美國針對中國這方面的準備來的高。中國認為美國軍事弱點可分成兩類：一類源自美軍部隊將與中國軍隊接戰的環境離美國遠、但離中國近；另一類則源自美國必須依賴高度複雜與精密的技術與系統來進行戰爭。中國一直認為若要在這麼遙遠的地區集中充分的火力與後勤，對美國軍事將構成嚴重的挑戰。在高科技衝突中，物資的消耗率極高，這意味美軍部隊將在這方面遇到更為嚴峻的挑戰。對中國來說，攻擊美國的後勤補給線將成為有利可圖的目標 (Burles & Shulsky, 2000: 62-63)。

奇襲對中國來說，若可以製造傷亡引發我方的政治壓力，又能藉緊張情勢分化我方之盟邦，形成政治問題，最後以既成事實迫使我方在投降與全面戰爭之間做一抉擇，則奇襲就有可能成為中國可能之選項。由於美國在 1996 年中國在台海試射飛彈時，美國派遣航母戰鬥群介入台海，使中國開始研擬「反介入與區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 的戰略 (Wishik II, 2011: 38)，此一戰略除了攻擊可能前來的美軍部隊之外，還會對攻擊美國的指揮管制及後勤系統 (Friedberg, 2014: 24-25)，後者更可能是中國奇襲的目標。針對中國的挑戰，美國也將採取「空海一體戰」(Air-Sea Battle) 的戰略，強化本身指管通情監偵系統的安全，並且開發新式武器如無人機、整合的防空系統來對付中國用以實施「反介入與區域拒止」的反艦彈道飛彈與海空武力 (Friedberg, 2014: 73-99)。

肆、台灣因應中國犯台的不利因素

面對中國可能的武力犯台，台灣存在兩種思維，一種是認為中國純屬武力恫嚇，根本沒有犯台實力，就算犯台，美國也會因為台灣的戰略地位重要而力挺到底，一定會出兵讓中國攻台的作戰成為美中之間的對抗。這種思維是徹底的「己願他力」，因為美國會不會出兵、出多少兵，採取甚麼樣的方式，以及這些方式是否有效，都有許多討論的空間。同時有一個非

常核心的問題，就是美國出兵與否，以及美國軍事行動的效能，都受到台灣自身戰爭準備程度的決定。

另一種思維則認為中國軍力具備壓倒性優勢，因此台灣沒有甚麼成功抵抗中國的希望，還是要以追求和平為主。因此台灣必須經常自我要求，不要觸怒中共，要懂得「以小事大」。但是這種態度有一個問題，那就是無法縮短中國軍力和台灣的差距，而且這種綏靖的態度，也不利於士氣的維持。因為會讓許多人認為台灣的安危是有空子可鑽的，而且會製造內部分裂——因為會出現不斷檢討其他人政治作為的傾向。

關於中國武力犯台時，國軍到底有沒有抵禦的能力？如前面所說的，在缺乏確實情報和資料的情況下，本文在此不做判斷。不過有些可以觀察出來的是國軍極少進行長時間的實兵演練。戰爭不會在一個上午或一次遭遇之後就結束。無論戰況如何，持續在營區以外長時間執行任務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戰力之一。但據筆者觀察，即使是漢光演習這種最高規格的演習，實兵部分實施各個想定的時間也都非常短暫；中國若真正來犯，雖然號稱「首戰即決戰」，那是他們覬覦的目標，真實狀況未必如此如意。台灣不論軍方抑或民間，勢必遭受持續的重壓，能否在中國奇襲製造的心理震撼下能夠維持紀律和團結，並且能夠啟動計畫長期實施各項防禦及反制作為，需要經常而持續的演練。

此外，許多演訓的規劃、執行是否流於形式化，抑或和敵人可能施加於我方的戰術和手段脫節，是不需要透過獲得機密資料就能夠發現到的。再者是國軍武器裝備的更新相較於中國來說相當緩慢。雖然沒有人認為我們要與中國進行軍備競賽，但是十多年不增加一架戰機、一輛新戰車、一艘主要水面作戰艦的建軍備戰方式，是否能夠因應全世界可能最高強度的軍事衝突，也是值得關注的。

中國對台灣具有許多先天的軍事優勢。除了數量上的差距外，在於台灣對中國在經貿上的高度依存。這些都會讓共軍來犯時，台灣本土的抵抗意志受到影響。因為高度的經貿依存。讓台灣有大量人員平時就居住在中國。一旦爆發衝突，這些人都是中國的人質，政府不可能不受相關的民意所影響，而增加屈服的可能。然而對相關的措施和可能的影響，政府目前

看不出有任何的準備。

伍、結語

因此，中華民國必須朝以下幾方面努力：首先，做好一切與美國合作對抗中國的準備，台灣的準備程度對美國介入的決心和介入之後的效能有直接的關係。國軍自身戰力越強，美軍援台所需要部署的兵力和可能的傷亡就越少，如此政治阻力必然降低，換句話說意願會增加，對於改變北京的決斷有決定性作用。如此形成的良性循環，是我們必須建構的。所以任何人執政，若要有效結合美國的力量防衛台灣，就該盡量爭取實施聯合軍事演習。以韓國為例，自 1953 年朝鮮半島停戰以來，美韓每年都會舉行大規模聯合軍演，包括春季的「關鍵決斷」(Key Resolve)、「禿鷲」(Foal Eagle)、及夏秋季的「乙支自由衛士」(Ulchi-Freedom Guardian)。這些聯合軍演有非常重要的軍事意義。

第一，藉由聯合軍演來提升本國軍隊的作戰能力。和外軍聯合演習，本國軍隊的表現，不僅關係國家榮譽，並且有影響外國外交與軍事決策的效果。因此聯合演習是提升本國部隊戰力最有效的驅動力之一。同時藉由演習之後的聯合檢討，可能較本國自行檢討來的更加客觀、全面和直接。

第二，聯合演習方便盟國部隊熟習、進而檢討修訂其協防的計畫，這對於戰爭時戰力的發揮，是絕對必要的。

第三，協同演習可以事先讓彼此熟悉對方的準則、戰術及戰法，雙方部隊對於彼此的識別、通訊方式的建立與熟悉，減低戰時「友軍砲火」誤傷的可能。

第四，就是建立協助盟邦軍事運作的能力。現代戰爭以後勤為先，在朝鮮半島，美國透過歷次軍事演習，對於各種可能的想定，都預先估算了所需的各項軍需品存量，而韓國方面則要保障機場、港口和公路等交通設施的暢通，以及美軍後勤機能的順暢，確保美軍的後勤補給能夠順利，戰時才有續戰的能力。

以兩次波灣戰爭來說，第一次美國出兵沙烏地阿拉伯，初期的「沙漠

盾牌」作戰，是以保護沙烏地阿拉伯為目的，在這中間美國花了接近六個月的時間，將五十萬名部隊部署到沙烏地阿拉伯，還建立起足以讓這些部隊發動攻勢的後勤儲備。如前面所說的，這中間沙烏地阿拉伯負起了支援美軍後勤的任務，包括提供港口、機場和營區讓多國部隊進駐，並承擔各項花費。最重要的是在些後勤作為，包括後勤設施和補給線的建立並未受到伊拉克的干擾

此外，要盡可能了解美國可能軍事介入的方式、包括戰術戰法。舉例來說，2020 年 3 月，美軍陸戰隊司令柏格上將 (David Berger) 在國會聽證會上表示美軍陸戰隊正在部署至少兩種陸基反艦系統，一是陸戰隊遠征艦艇攔截系統 (navy marine expeditionary ship interdiction system, NMESIS)，二是陸基「戰斧」巡弋飛彈。接著他在美國海軍學會 (U.S. Naval Institute) 《會刊》(*Proceedings*) 2020 年的 11 月號專文指出，美軍陸戰隊在大國競爭的環境下，不僅將支援海軍進行艦隊作戰 (fleet operation)，並會更進一步協助反潛作戰 (Berger, 2020)。美軍陸戰隊將在關鍵近海地區奪取多個島鏈上的要點，建立「遠征前進基地」(expeditionary advanced base, EAB)後，快速部署必要之監偵系統及精準導引火力 (如 M142 HIMARS 高機動多管火箭系統、岸防巡弋飛彈 CDCM 等)，運用島鏈形成一火力屏障拒止敵人、協助海軍控制關鍵水域。NMESIS 將海軍的新型海軍打擊飛彈 (naval strike missile, NSM) 與無人駕駛的聯合輕型戰術車 (joint light tactical vehicle, JLTV) 相配合。聯合輕型戰術車沒有駕駛室空間，可以遠程操作，可能從西太平洋部分島嶼中的任何一個島嶼進行操作，將提供一種可靠和快速機動的反艦能力。

這種作戰方式，在亞太地區可以說成功的公算要視作戰的目標區域而定。因為「島鏈上的要點」，如果是屬於敵人的領土，戰時敵方極可能有堅強的防衛，美陸戰隊卻要裁撤陸上作戰的主要裝備 (如戰車、火炮和攻擊直升機)，攻擊陸上目標和遂行地面作戰的能力恐會銳減，這中間就會形成落差；縱使能夠突破防禦讓這些監偵系統和精準導引火力能夠上島，因為部署在孤立且位置確定的島嶼上，戰時恐怕立刻會遭嚴重打擊而失去效能，遠不如海軍艦艇，還有機動性可言。簡言之，這種想擔任「第二海軍」

的作戰規劃，恐怕困難重重。且減低了陸戰隊執行傳統作戰的能力，增加了陸軍的負荷。因此，這種作戰模式僅能部署在友好國家的島嶼據點上。對國軍來說，美國是我們最重要的盟邦，了解美軍的作戰方式，進而在國防上有所配合，是絕對有必要的。至於意義有限又欠缺實戰效益的「不對稱作戰」方式，在考慮和美軍共同合作的前提下，審慎考慮其存廢。

總而言之，中國實力日益強大是事實。其是否採取軍事手段犯台，端視北京對「台灣在武力進攻下屈服的可能性」的評估，以及台美合作的強度。前者決定北京的軍事手段選項；後者不僅影響動武與否的決斷，直接影響中國犯台攻勢的成敗。台灣應當強化地面部隊基礎訓練，並且作好協助美軍來援的準備，進而使美國降低援台的躊躇及準備時間，增加美國援台時可採的選項和效率，對台灣的安全將有更大的貢獻。

參考文獻

- 王子瑄 · 2021 · 〈解放軍會攻台嗎？美國 35 年老情報官答案打臉自家〉《中時新聞網》(<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10401002734-260407?chdtv>) (2021/7/15)
- 自由時報 · 2020 · 〈美陸戰隊揭新目標：擊沉中國軍艦〉《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481789>) (2021/7/15)
- 自由時報 · 2021a · 〈美智庫學者：拜登不夠堅決抗中恐讓中國更大膽奪取台灣〉《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517360>) (2021/7/15)
- 自由時報 · 2021b · 〈別信習近平能理智！易思安：台美可密謀贏得「Z-Day」勝利〉《自由時報》(<https://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3547772>) (2021/7/15)
- 呂昭隆 · 2015 · 〈7 時機點中共可能武力犯台〉《中國時報》(<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901000401-260102?chdtv>) (2021/7/15)
- Berger, David. 2020. “Marines Will Help Fight Submarines.” (<https://www.usni.org/magazines/proceedings/2020/november/marines-will-helpfight-submarines>) (2021/7/15)
- Brunnstrom, David, and Michael Martina. 2021. “Strategic Clarity on Taiwan Policy Carries ‘Significant Downsides’” - U.S.” *Reuters*, May 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sia-pacific/significant-downsides-strategic-clarity-over-taiwan-us-2021-05-04/>) (2021/7/15)
- Burles, Mark, and Abram N. Shulsky. 2000. *Patterns in China's Use of Force: Evidence from History and Doctrinal Writings*. Santa Barbara, Calif.: RAND.
- Friedberg, Aaron L. 2014. *Beyond Air-Sea Battle: the Debate over US Military Strategy in Asia*. London: IISS.
- Tucker, Nancy Bernkopf. 2011. *Strait Talk: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ishik II, Anton Lee. 2011. “An Anti-Access Approximation: The PLA's Active Strategic Counterattacks on Exterior Lines.” *China Security*, No. 19, pp. 37-48.

An Analysis of the Probability of Cross-strait Military Conflicts and Taiwan's Countermeasures

Kuo-cheng Chang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to analyze the scenarios and complying types of attack that China would launch to Taiwan as well as the United States' concerns on providing Taiwan military assistance, and China's fundamental thoughts and attitudes on responding the US military assistance to Taiwan. I argue that whether China would initiate a military operation to Taiwan depends on Beijing's estimation to the possibility that Taiwan will yield under its military attack, and the strength of military collaboration in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former will decide the choice of Beijing's armed operation, while the latter will influence not only China's decision on whether to launch an armed attack to Taiwan but also directly to the success or failure to its operation. Therefore, Taiwan should improve the basic trainings of its ground forces to get itself well-prepared for bridging the US military assistance at the time, which will make the United States less hesitated and more quickly and comprehensively prepared to assist Taiwan with its armed forces thereby giving Taiwan's security more concrete assurance.

Keywords: China military, Taiwan military, Taiwan Strait conflict, US Asia-Pacific policy